

## 宜兴丁山记忆

| 梅南频 文 |

## 老街

丁山老街不大，与蠡河并行，东西向，长不过一二里，但精致考究。石头铺的路，中线是麻石青石条，历史老不老，看看条石中深陷的槽印就知道，那是独轱辘车推出来的。

店铺一式二层楼，楼上住人也作仓库。粮米店、土杂店、小饭店、茶馆、照相馆、豆腐店、五金店、南货店、铜匠店、肉墩头、水产铺、油条麻糕店、小吃店、浴室、理发店应有尽有。一分钱看本小人书，五分钱一副麻糕包油条，白芝麻黑芝麻粘在出炉的麻糕上，满口的香。

茶馆和麻糕店是黎明的标志。一年四季，天蒙蒙亮就点火生炉，袅袅炊烟与晨雾氤氲弥漫在老街上空，浓浓的烟火气将小镇渲染得活色生香。

街东头有个轮船码头，街西头有个汽车站，南来北往就靠这两个交通来去。陶器由这条河运出去，往东不运出蜀山就入太湖。来往的船只大部分是苏北人的，称之为漕帮。汽车站是公有的，班次不多，售票员穿件工作服比现在的宇航员还神气。国道都是石子铺的路，车子一过，尘土飞扬。如果碰到雨天，得赶紧远远躲开。

老街的物质很丰富，几乎应有尽有。可吃饱也能穿暖。许多年发了许多票，吃的用的穿的都按人头分配发放，电影票戏票可以自由去买。没有身份证，出远门去单位开介绍信，证明你不是坏人。那年头，钞票很值钱，没几个人是上百元一个月工资的。结个婚，搭个会，十个人，每人十元十五元的，凑齐了，抓个阉，小方纸上写一到十的数字，谁抓到几就是几月份收会。互助一次婚礼基本足够了，几桌酒，全是亲戚，朋友很少受邀，送个礼也是八元十元的。喜糖每份六粒，没有其他。生孩子满月了，去随个喜，一个猪肚肺，好看点再送几个鸡蛋，大面子了。

到姑母家去正好要经过丁山整条老街。我家在街东头的大王庙，她家在街西头的白窑四房弄。

白窑过去可能是开白泥的窑而得名。四房弄有点来头，基本上是鲍姓，一条弄堂整整齐齐是鲍四房平房结构的豪宅。房屋全部是中式，外墙下端一式的长条天子石护墙，屋内地面全部铺了大方块的青砖，护墙青砖也有一米多高。当然少不了八字墙门，造型虽简单，却不失伟岸气象。青砖黑瓦，非常江南。鲍家几代几房都厚德严训，书香门第，精研陶业，拓展经营，在上海南京等地开店设铺，并且把生意做到了南洋。经营和实力在丁山首屈一指。

## 龙窑

龙窑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。没考证始于何时，反正那东西让你看了或者亲手触摸了一下，就会热血沸腾，从骨子里产生敬佩。

窑的结构其实并不复杂。顺山坡势由下往上建造，大则百米，中小则50米左右不等。最低处设炉房，是点火加煤的地方。窑的全段横面则设有小中大三个户口，用于装窑开窑时的陶器进出。窑身每间距不到一米设有一个圆洞，专业词汇称之为“麟眼洞”，这是烧窑时添柴的地方。烧窑师傅待炉房点火温度达到红焰



时，便从最低处的洞口用火叉将松柴沿窑壁塞进去，特别该说的就是烧窑师傅的火眼金睛，他们的本事就是用肉眼能观测到火候高低，所以在窑场上被尊称为大师傅，名不虚传。这份体力活不好做，比打铁工还要累。穿件厚厚的百衲衣防护烧灼皮肤，额头上套一个麻丝做的圈，挡住流向眼睛的汗水。每个麟眼洞要烧百多斤柴，看火焰发白了立刻用专用的盖子盖上，四周封上一种叫白土的泥浆。周而复始，重复着又往上操作。

窑的内部结构并不复杂，就如现在高速上的隧道。顶部用耐火砖筑成穹顶状，下部平坦向上成坡状，高度一米左右不等。窑背上涂了非常厚实的白土用以保温，远观似如匍匐的一条龙，故称之为龙窑。

丁山老家是块宝地，楼上后窗对着两座龙窑，龙窑的旁边是一条贯穿全镇的蠡河，河上有座古老的大王庙桥，与另外两座平板小桥形成三角，中间一块陆地便是风水宝地大王庙。

老龙窑系着孩童们的情结，堆放的大缸是捉迷藏最绝妙的地方，几百只缸堆叠成的缸山，是机灵鬼藏身的三窟，如小猴一样跃进缸山便无影无踪，难以寻觅。

龙窑的游戏则是“打仗”，一队好人，一队坏人，谁在窑头，下面的人则开始攻碉堡。上面的人从窑背上抓起一把把泥灰往下扔，下面的人抓紧烧窑的柴火棒一个劲向上冲。届时尘土飞扬，喊声震天，活捉了按在地上，浑身一个土疙瘩。

窑场上烧窑的、装窑的、做坯的、练泥的、划货的、搬运的、做釉水的一股脑儿都在一二个村上，彼此客客气气。

龙窑熄火前是窑场最壮观的时刻。那浓浓的火焰从窑头龙口喷薄而出，映红半边天。这虽是个瞬间，却成为永恒。昭示了窑场的百年红火与兴旺发达。

龙窑的情结是我们这辈凝固在血液里铭刻在骨子里永生难忘的。它的巍峨壮观是做人的基石，它的挺拔绵延是信念的启迪，它的烈焰胸怀是追求卓越的警示，它的无限奉献是生生不息的标杆。

一块土造就了几代人的富足，一块土打造了一座城的荣耀。这就是丁蜀现在被统称为丁山的小镇，一个依托着烟火的人间圣地。

## 大王庙

丁山老家附近的大王庙，三面环水，三角形筑了三座桥，有传说这是三足蛤蟆，成仙了的。

选这么个孤岛造一座庙，据说还是有些故事的。也不知多少年前，来自苏北的僧人要在丁山选块地造座寺庙，而丁山附近已有较多名气较大的庙宇，如蜀山的娘娘庙，传说还与

孙权有关。附近的大潮山，蠡墅的羊角山，庵堂寺院均有香火，一般不容外来和尚念经。可能是佛门也有佛门的规矩，几次阿弥陀佛谈定了一个协议。首先是同意建造寺庙，但不可占一块土地。外来和尚遵守了这个规则，不占土，占水行吧，就选了三水交汇的这个中心开了工。

他们从外面运来土和石料，不知道花了多少年时间，硬匝匝在水中填起了一个小岛。这应该不是一个气宇不凡的石窟建筑，土墩及房屋四周全部用天子石条砌护，不知是从风水还是建筑方面的考虑，在南、西、北方向分别造了三座石桥，一座通往蠡墅，一座平板桥通往丁山老街，最大的一座大王庙桥位于寺庙大门左侧，横跨通往蜀山的蠡河，一式的天子石，气宇不凡。

大王庙桥是夏天的网红桥。晚去了轮不到一个位置。白天，大人小孩聚在桥上，桥面成为跳台，风光无限地往蠡河里跳，水性好的表演性更强，穿云箭一般扎进水里，一会儿猛地从水里窜出来，自豪地从嘴巴里喷出一柱水。太阳落后，桥上坐满了乘凉的老老少少，桥顶平台一样的麻花石上铺了一张张席子，老人们摇着蒲扇说道西，比茶馆还热闹。

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庙有些灵异。几次洪水泛滥，汹涌混沌的河水在平板桥上都漫过了膝盖，可就是进不了大王庙的青石门槛，老辈也解不开这个谜。

## 下滩

老家潘家村几十户人家没一户姓潘的。往东一点的钱家坟也不见一处坟头。

两个村不同的是潘家村家家都是黑瓦砖房，二层楼的也不少于十户，想当初我家的封火墙就达一丈多高，严严实实挡住了二楼窗户的视线。

钱家坟则不然，几乎一式茅草房，密密麻麻，你挤我轧，很难找到一块空地。集居群体基本上是水上游泊到此的，说一口苏北话。边上有条内河，靠岸后日复一日就在河边落户了。窑场上筑个房子不是难事，捡些残次的缸坛盆罐，堆堆叠叠就成了一堵墙。这种只需劳力不需成本的事极大方便了外来户，年复一年，钱家坟成了一个不小的村。

边上的这条内河只有两米多宽，水清得发绿，趴在岸上看得见婀娜多姿的水草，时不时有几只虾弹来跃去。淘个米鳊鱼引来一阵，胆大的竟会钻到簸箕里来吃米。十多岁的我发明了一种钓虾技术，一根长线间隔系了近十根短线，线头绑上钢丝做的弯钩，每个钩上穿上蚯蚓，排放在水草上，不一会就会有好几个钩拉进水

草中，这时我轻提竹竿便欣喜满满。

钱家坟边上是一大片荒滩，地质坚硬，并非滩涂沼泽之地，俗称下滩。成了省属的陶瓷批发站仓库。20多个日用陶瓷厂家的成品经驳船运抵这里，分类堆放，中小型的缸错落有致地堆成了山，一片又一片，非常入镜，放在现在，无疑是网红打卡地。各埠外来的货船都在这个码头装运，船过蜀山河段就入太湖。因此下滩这地方人气很旺，也是陶瓷厂家的来财之地。厂家负责供，陶批站负责销，完美一条龙。在计划经济年代，陶批站属省供销社的派出机构，这个能量是地方上无法达到的。这样有序的产供销持续了好多年，直到改革开放后逐步瓦解了，下滩往日的兴盛也无奈成了回忆。

## 丁山人

这个小镇上有我说不完的故事，有许多许多朴实憨厚的老乡，有默默无闻与陶土为伴走过一生的外乡人，有任劳任怨辛苦一辈子最后还没人知道她名字的主妇或老孀……这样的一群人和睦相处在平凡而又艰苦的生活中，无怨无悔，无争无斗，犹如一潭清泉，碧波荡漾，阳光照射时泛着片片粼光，微风吹拂时轻轻吟唱……

许许多多的人走了，来与土为伴，去与土为伴，只有那些影像活着，还有那些平凡的故事在传说。

金哑巴目不识丁，上无老下无小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虽是哑巴，却不会哑语，更不会手指灵活自如地比划表达。和人接触，只有两个简单词语发声：“勤勤”“愚愚”。时间长了，周围的人也因此用作了哑巴的代名词。

哑巴是窑场上做粗货的高手。陶器有粗、溪、黑、黄、砂五大类，粗货则是大缸小缸。做粗货是重体力活，哑巴做的就是大缸，可以盛几百甚至上千斤水这种缸。

他的力气很大，三十斤一块的泥搬起来似乎毫不费劲。几块泥放在两米多长的泥凳上用竹弓做的钢丝割成数片，然后铺平用近十斤的木搭子反复锤成条状，再托着泥片放在木板盘上竖立围成圆状，左手握个有点状纹的石陀，右手握个刻有麻袋纹的拍子，相互拍打成桶形。再进行第二次拼接，拍打，粘合。哑巴个矮，做到缸口时都站在粗实的木架上操作，这对于他来说几百上千天如一日，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轻车熟路。最难的是做缸口，必须把泥搓成长长的一条，不干也不能湿，双手托着一头，其余的从肩膀盘绕在身上，操作时双手虎口卡住一段一段往前捏，我小时候仰望着这种神操作，很是羡慕。

这种凭空全手工制作，如今基本失传了，要不然完全可以申请非遗项目。做缸师傅大都没文化，手上功夫却不是一般的厉害。会做大件的师傅在同行中有一定的地位，受人尊敬这是必然。即使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哑巴，几乎所有人见了他都会打个招呼“勤勤愚愚”，他仿佛也意会立马回你一句“勤勤愚愚”。他一生做了无数只精美的大缸，盛满了勤劳与智慧，凝聚了太多的艰辛与喜悦。那些被龙窑柴火烈焰洗礼后发出的耀眼光泽和响亮声音，就是窑场永恒精神之所在。